

# 从广州非洲人餐饮活动透视其文化特性

马恩瑜

**【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来华非洲人大幅增加。笔者通过对广州非洲人社群持续的跟踪调研，发现具有非洲生活习性和文化特征的餐馆在这一群体的发展演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对移民与饮食关系的理论梳理及非洲特色餐饮业的实证研究，笔者试图分析在华非洲人群体的特点，并揭示非洲饮食对在广州非洲人的身份认同、文化持守和群体演变等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广州非洲人；饮食；文化特性

**【作者简介】**马恩瑜，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金华，321004）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人以经商为主要目的，长期或短期逗留于中国南方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sup>①</sup>。目前在广州、义乌、香港、澳门等地，非洲人聚居社区已开始形成。各类非洲餐厅、非洲酒吧、非洲小食店、非洲咖啡屋等星星点点地出现在这些城市中。非洲饮食文化也开始渐渐流行。这些非洲餐馆酒吧，

---

<sup>①</sup> 中国不是一个移民接收国家，行政机构没有“移民”这一词语的表述，尽管为数不少的非洲人有在中国长期定居的事实与愿望，中国政府也于 2004 年发布施行《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但是目前拿到“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即中国绿卡的机会很小。故此，尽管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很多在华居住多年，具有“移民”的特征，但在指称上与官方文件表述一致，而在分析时则需要按实际情况从“移民”的角度对待。

不仅满足在华非洲人的生活需要和思乡愿望，也成为他们沟通聚会的场所，发挥着复杂的身份认同、信息传递、宗教联络、文化持守等多元功能。

作为一项社会人类学视角下的研究，笔者通过近三年时间对聚居在广州的非洲人群体的餐饮点及其消费习俗的跟踪调研<sup>①</sup>，考察这些非洲人如何通过餐饮场所进行族群沟通、文化持守、身份认同和情感交流；在分析饮食与移民关系的基础上，考量了非洲饮食和非洲餐厅对在华非洲人社群演变所起的重要作用。

## 一 概念辨析与问题设定

### （一）饮食的文化属性

通过研究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民族的饮食习惯，来理解这个人的个性特点、群体特性或民族精神，历来为中外学者所普遍重视。围绕着饮食活动而形成的饮食文化，包括烹饪与宴请、餐厅与酒吧，既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基本形态，也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与精神特征，最直观的窗口莫过于对其饮食文化的观察与体验。

“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等俗语不仅体现了饮食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折射出中国的哲学思想。“民以食为天”的“天”本指大自然，这句俗语是把人事奉为天道的表现<sup>②</sup>。基于此，中国人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即顺应“天”的节律进食。孔子谓“不食不时”<sup>③</sup>。只有饮食与天地互相协调，才能“交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sup>④</sup>。

---

① 在调研过程中，本课题组得到了广州市工商局、广州市公安局等部门和尼日利亚驻华商会、刚果（金）驻华商会、加纳驻华商会等众多非洲驻华商会朋友的支持帮助，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② 高成鸢《饮食之道：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路思考》，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③ 《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④ 邓天杰、陈煦娟《中国饮食文化的哲学思想》，《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58页。

西方对于饮食文化与人之关系的理解,可用“食如其人”(we are what we eat)来表述。<sup>①</sup>这句英语俗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现在营养学家和一些广告用其来呼吁人们重视吃健康的食品来保持健康。法国人安斯勒姆·萨瓦伦出版于1825年的《饮食哲学》,在西方广为流传。他甚至这样认为,“告诉我你吃的是什么,那我就可以推断你是什么样的人。”<sup>②</sup>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一篇探讨唯心论和唯物论关系的散文中也谈到:人吃的是什麼,他就是什麼。<sup>③</sup>

饮食文化研究之所以具有特殊认知意义,是因为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上看,饮食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更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的最基本形态,是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④</sup>饮食文化广泛秉持的民族特征、地域特征,使其发挥着复杂的社会文化沟通与交际功能。

## (二) 饮食与移民

一般来说,“移民”是指“迁离了原来的居住地,而在其他地方定居,或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口。”<sup>⑤</sup>“还有一些迁移人口在一开始的确是候鸟型的,每年做季节性流动,但他们的主要生活时间和生活基础已经不在原地了,对这些人口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他们已在迁入地居留的事实。”<sup>⑥</sup>

移民中有一类是“国际移民”。李明欢教授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的相关定义和她本人的长期研究,将“国际移民”定义为: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的特定人群。他们可能在迁移后加入新的国家的国籍;也可能仍然保持原来国家的国籍,仅持有效居住证件在异国居住;还有些人则可能同时拥有多个国家

① Victor Linlahr, *You Are What you Eat-How to Win and Keep Health with Diet*. National Nutrition Society, Inc, 1942.

② Anthelme Savarin, *The Physiology of Taste*, France, 1825.

③ 参见 The Phrase Finder, 网址: <http://www.phrases.org.uk/meanings/you%20are%20what%20you%20eat.html>.

④ 席焕久《医学人类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⑤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⑥ 同上书,第18页。

的国籍。这是一个跨越国界生存的特殊群体<sup>①</sup>。

对移民，尤其是国际移民来讲，饮食是保持其与原来的亲族、社会、文化联系的一个关键纽带，也是他们在迁入地建立新的群体过程中的一种核心元素。无论这种移民群体建立在其本身文化和社会认同之上，还是建立在他们的家庭纽带之上，抑或是在保持其移民身份与原住民的分别上，饮食文化，这种自幼年就形成的口味偏好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是极其重要的。“饮食是一个族群或民族的边界。如果这个东西在其文化中能成为一个系统的东西，成为一个文化独特的体系，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边界。”“但是文化是有互动性的，文化的变迁也可能造成一些变化。”<sup>②</sup>

饮食的这种边界作用放在对移民问题的探讨中，无疑丰富和深化了对移民生活场景转换过程中的文化持守、身份认同、群体演变等研究。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的“离散和移民研究中心”，倡导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世界各地的非洲移民进行研究。2009年2月该中心与该校的饮食研究中心举办了题为“饮食和移民”的专题研讨会，相关学者就饮食与移民、饮食与政治、饮食与身份认同，以及家庭和社群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探讨<sup>③</sup>。此外，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饮食与文化研究中心，也对研究饮食和移民文化的关系领域形成了一系列论题<sup>④</sup>。

非洲社会具有特殊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其饮食文化的民族个性与地域特征十分突出。非洲和西方学术界对非洲饮食文化的研究开展得很早。很多学者认为，饮食是审视非洲社会关系的一个理想媒介。非洲女性文化批评家杰奎琳·波博（Jacqueline Bobo）认为，在非洲人的生活中，关于饮食的各种仪式一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食物的选择，也有其历史和政治的意义<sup>⑤</sup>。萨丽·诗格莉（Sally Shigley）在其《黑人家庭食谱和被子》

① 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3页。

② 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84页。

③ 参考 The 2009 SOAS conference on Food and Migration，网址：<http://www.soas.ac.uk/e-vents/event43594.html>。

④ 参考《食品与文化博客》，网址：<http://foodandculture.blogspot.com/>。

⑤ Jacqueline Bobo, "Bearing Witness," *Black Feminist Cultural Criticism*, 转引自周春《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一书中，记录了美国非洲裔家庭两个关键性名词即被子和饮食所包含的文化含义<sup>①</sup>。她从生活文化的视角切入历史研究，把日常生活的普通用品与文化领域的象征意义联系起来，揭示了餐饮习俗和饮食文化在群体融合和社群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非洲移民群体的餐饮习俗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发现和理解非洲人的精神形态、文化观念、部族传统、历史记忆，欧洲学术机构对此项研究已经有较丰富的成果。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莫林·杜鲁曾以在比利时的尼日利亚移民为例，考察饮食和餐厅在移民社群凝聚和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他通过调研“kola”这种尼日利亚传统小吃在比利时的尼日利亚移民社群的消费忠诚度，得出饮食对尼日利亚移民群体文化认同的诸多作用<sup>②</sup>。本文试图以在华非洲人饮食文化研究作为个案，对上述论点进行回应与思考。

## 二 广州的非洲人群体及非洲餐厅特点

与莫林·杜鲁把饮食作为其切入点来研究比利时的尼日利亚移民群体类似，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在华非洲人餐饮活动来透视这一群体的发展特点和文化变迁。但是杜鲁的研究是基于一个业已成熟的尼日利亚移民群体，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则是处于早期形成阶段的广州非洲人群体。总体而言，这个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新型移民群体，在国外学术界被称为“最新近”的非洲移民趋势<sup>③</sup>，在国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一群体尽管初来乍到，但是成员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对中非关系的发展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是非常值得跟踪研究的移民群体。

① Sally Shigley, “Empathy, Energy, and Eating: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Black Family Dinner Quilt Cookbook,” *ibid*, p. 215.

② Maureen Duru, “When Signifying Goodwill Is No Longer Enough: the Kola Nut and Gender among Igbos in Nigeria and Belgium,” *Food and Foodway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Human Nourishment*, Vol. 13, No. 3, 2005, pp. 201–219.

③ Adams Bodomo, “The African trading community in Guangzhou: an emerging bridge for Africa-China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3, 2010, pp. 693–707.

尽管中国其他城市中也有非洲人存在,但是广州拥有人数最多、增长最为迅速的非洲人群体<sup>①</sup>。目前广州的非洲移民究竟有多少,存在不同的统计数字,这主要取决于统计的范围与方式。按照李明欢教授对“国际移民”的定义,广州的非洲移民约有10万人<sup>②</sup>,这一人数规模随着国际经济局势和中非经贸关系的变化而有所起伏。

广州,作为世界工厂的核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吸引了大批来自非洲的客商。这些非洲人从事商品批发、贩运、中转、零售等商务活动并逐渐滞留和定居下来。在开展跨洋越海的外贸业务、建立通往非洲母国商贸网络的同时,这些非洲人介绍更多的同乡同族亲戚亲友前来中国寻找发展机会。他们或经商或行贾,渐渐形成了具有较强族群、地域、血缘纽带关系的移民群体,也是中国最大的非洲人群体。

以广州的非洲人饮食业——包括非洲餐厅、非洲食品加工研究作为切入点,可以感受非洲移民群体在中国的形成过程和聚集特点,以及非洲饮食文化在非洲移民身份认同和文化持守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在进行这项调查的两年中,课题组一般采用深入访谈的形式,光顾广州的非洲餐厅,对餐厅本身和前来就餐的顾客进行调研。广州现在已经形成分别以广元西路、三元里和下塘西路为中心的三大非洲人聚集区。广元西路分布着大型的服装、鞋帽、箱包批发市场数十家,这里是繁忙的非洲客商的聚集区。站在广元西路街头,望着匆匆而过的非洲人会有一种置身异国的感觉。而在下塘西路社区,一到夜幕降临,这里的非洲餐厅和酒吧会坐满清一色的非洲朋友。他们三五成群,或吃饭,或喝酒,边聊天边看电视,基本上都要逗留到晚11点过后才渐渐散去。通过登门拜访这些非洲餐厅,或者深入非洲人喜爱光顾的酒吧,课题组展开对这些餐厅酒吧顾客和老板的访谈,并在这些餐厅里认识了更多的非洲人。调研对象逐渐以滚雪球的方式增加。在调查中更重要的是,与访谈对象在悠闲的就餐气氛中交谈并观察他们如何与朋友和生意伙伴进行互动。在此过程中,课题组收集了比较真实、客观的资料,并成为这一群体的朋友,甚至有时接到非

<sup>①</sup> Adams Bodomo and Grace Ma, "From Guangzhou to Yiwu: Emerging facet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Renaissance Studies*, Jan. 2011, pp. 283-289.

<sup>②</sup>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2010年统计数字和多处新闻报道数据。

洲人的邀请，去参观他们的足球比赛。

广州的非洲餐厅通常有几种形式：一种是有店名和招牌、打着广告，宣告其存在的、公开的非洲餐厅；一种则是家庭式半公开，只有这个群体成员内部人知道，或者是这个群体成员的朋友可以带去见面、聚集和吃饭的地方。第一种餐厅的经营者有些是非洲人，但很大比例是中非合作，即有中国人加盟作为合作伙伴，这样在工商、卫生部门进行登记时更加方便。第二种餐厅往往都是非洲人在租住的民宅里烹制非洲食品，通过同乡或朋友口耳相传扩大知名度，顾客主动上门来消费，时常还雇用一两个中国人为其送外卖。一些非洲人更愿意在这种餐厅就餐，以避免警察对非洲人频繁的护照检查。现在另有一种数量很多的流动餐厅，店主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曾经受雇于非洲人开的餐厅，在掌握了非洲饮食的烹饪技术后，另起炉灶，干起了自己的生意。这类餐厅是流动的，他们并不当街炒菜，而是专做外卖。他们没有店面，直接让雇员向在商铺里、写字间里或者大街上的非洲人散发名片，拿到名片的人可以直接打电话要求订餐，餐到付钱，非常便捷，迎合了那些在店铺里忙碌的非洲商人们的饮食需要。

综合这些有名字或没有名字、非洲人经营或中非联合经营，甚至中国人经营的不同类型的餐厅，可以发现，在广州非洲特色餐饮店的数量不下100个。在此，本文列举11个曾调研过的有名称的非洲餐厅的情况，包括餐厅名称和店主国籍资料。它们的名称和联系电话等信息或者印在散发的名片上，或者登在网上或广告上，所以这个名单能在此公开提供（见表1）。课题组收集到的资料还包括餐厅的地址、电话及菜单。

表1 广州的非洲餐厅

	餐厅名称	店主国籍
	African Bar	肯尼亚和中国
	Papaye Canteen	加纳
	K. C. African Food Restaurant and Bar	尼日利亚和中国
	AA African Restaurant	尼日利亚和中国

续表

	餐厅名称	店主国籍
	Lisha African Restaurant and Bar	尼日利亚和中国
	Man must wack Restaurant	尼日利亚和中国
	FatherLand Exter Rest. And Bar	尼日利亚
	Aka-Osili Africa Restaurant	尼日利亚
	Badiallo Kamissoko Restaurant	马里
	Restaurant L'Abidjanaise	科特迪瓦
	Ghana Dish	加纳

资料来源：根据本课题组的实地调研取得。

通过综合对各种调研数据的分析，我们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广州的非洲人群体特点。

据调研掌握，广州的非洲餐馆可以达到 100 家。这说明了非洲移民这个群体已经相当庞大，初具规模，并与当地民众形成了互动和交往。至 2010 年年末，在广州的非洲人约有 10 万人之巨，而一些报告称在广州的非洲人已经有 20 万人之多。广州的非洲移民群体之大，已形成固定的非洲黑人聚居区，被称之为“巧克力城”<sup>①</sup>。广州是一个特大型城市，是外来文化汇聚的世界性大都会之一，在广州的非洲人更容易找到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和音乐文化生活，以满足非洲人的文化特性，并容易与当地原住民建立交往关系。

第二，非洲餐厅的区域性特点。

聚集在广州的非洲人多是黑非洲人，即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人，尤以西部非洲、南部非洲居多，如尼日利亚、加纳、塞内加尔、刚果、安哥拉等黑非洲国家。非洲人来源国的特点，也反映在了非洲餐厅特色

<sup>①</sup> 广州以洪桥为中心半径十公里的地带，聚集着众多非洲人，被当地人称为“巧克力城”。广州的“巧克力城”吸引了很多新闻媒体的瞩目，《南方周末》《非洲》《南粤纪事》等都曾对之做过专门的报道采访。



上。广州的非洲餐厅，属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占绝大部分。从课题组收集的 11 家公开的非洲餐厅名单中发现，2 家是尼日利亚籍老板，两家是加纳籍老板，1 家是马里籍老板，1 家是科特迪瓦籍老板。有 4 家餐馆是尼日利亚人和中国人合伙开的，1 家是肯尼亚人和中国人合伙开的。可以很清楚地表明，这些餐厅都属于西非地区，只有 1 家是东非的。

### 三 非洲饮食: 异域中的文化符号

对所有人来说，饮食在其一生中都很重要。在文化研究者的眼中，饮食的意义则更进一步，是一种“行动的场域”（a field of action）。非洲饮食对于这些远渡重洋，来到一个与自身文化有较大差异社会中的非洲人来说，有着重要的文化符号意义。

#### （一）非洲饮食对群体身份认同的作用

2009 年在广州的一名尼日利亚人在躲避广州警方查验护照时坠楼身亡，这立刻引发了数百名尼日利亚移民与警方的对峙。一时间被诸多中外媒体报道，成为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一件大事。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华非洲人群体是一个联系紧密、群体意识强、身份认同程度很高的移民群体。

在建立群体纽带和身份认同上，饮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广州，非洲人走出机场或者火车站，住进酒店后的第一件事通常就是打听最近的非洲餐厅在哪里，或者在哪里非洲人可以聚集在一起吃饭、烹饪食品。非洲餐厅可以说是非洲人来到中国后所步入的第一个场景，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并加深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在这些非洲餐厅里，初来乍到的非洲人结识了已经熟悉中国的非洲人，了解了他们所在的城市，还能从同伴那里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哪里可以去，哪里不能去等各种信息。在此过程中，他们结交了生意上的伙伴，接上了文化的纽带、找到了友谊和可以在这个群体里找到的各种联系。这些非洲餐厅本身就是一个传播消息和新闻的渠道，尤其是在警察突击检查护照、同伴由于签证等问题被带走询问，或是成员婚丧嫁娶等大事发生时，这些餐厅传递信息的速

度迅速上升，范围也立刻扩大。

由于有了这些非洲餐厅，远离家乡的非洲人能够在“家”的感觉里聚会，渐渐形成一个群体。他们不只是来吃饭，也来看奥运会，看足球比赛，如非洲杯、世界杯等。在非洲餐厅里，他们结识到从本国来的人，或是从同一个语系、族系来的人，或是同为某支球队的球迷，或是同为某个歌星的崇拜者。在这些餐厅里，他们可以听歌或是看碟，可以拿到最新的本国歌星的唱片，获知和比较本国新近流行的服装款式和发型。他们在就餐的时候与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交流信息，谈论国家大事。还有一些人只是安静地坐着听别人聊天，一点点地收集关于本国或其他非洲人的新闻和闲话。也是在此，他们聚在一起谈论生活或生意上所遇到的问题或困难，探讨解决的方法，寻求可能得到的帮助。还是在这里，非洲各国的同乡会会长们逐渐显示出了他们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们逐渐组织起同乡会这种亚群体，为引导非洲人如何更好地在中国居留和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二）非洲饮食的文化展示和文化持守的作用

非洲饮食和非洲餐厅作为一面文化的镜子折射出非洲人的思想、哲学、文化观念等。非洲饮食作为在华非洲移民社群的重要文化符号，代表了这一群体在身份认同、口味喜好和美食文化等各种文化指标上的关联，是他们在华构建移民群体的重要文化因素。在广州的非洲人中有一个笑话，当他们看到中国人用筷子时，他们会说，用五支筷子比两支筷子更好，他们的右手就是五支筷子！

从餐厅的装修上，我们可以看出很浓郁的非洲特色。那些公开经营的西非特色的餐厅一般都有很鲜艳的外部装修，多是红色、黑色和黄色为主要色调的混搭，餐厅的名字是大大的英文，非常醒目，有的配以汉语，有的干脆省略。入夜，招牌在霓虹灯的点缀下，非常抢眼。室内装饰则非常简单，基本没有什么非洲特色。很简单的桌椅，摆放着纸巾、牙签而已。按说非洲人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为什么在对餐厅的室内装饰上毫无兴趣呢？据笔者分析，非洲本土的餐厅在装饰上很爱就地取材，崇尚自然，并不十分奢华，而在中国城市中已找不到树枝、茅草等他们可以利用做室内装饰的材料，并且他们对自己能够停留在中国时间的长短也无法确定，所以在没有未来预期的情况下，有什么必要在室内装饰

上花费时间和财力呢？那些在民宅里的半公开的餐厅更是这种简陋的情况。

从餐厅的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出其意在显示餐厅主人的非洲身份。非洲餐厅一般都有很响亮的名字，目的是让人一听就知道这是非洲人的餐厅。比如，“非洲酒吧”“祖国餐厅酒吧”“KC 非洲食品”“加纳菜”“阿比让餐厅”（科特迪瓦首都）“Papaye 餐厅”等等。从“加纳菜”和“阿比让餐厅”突出其国籍的招牌上，店主的身分一目了然。而“Papaye”是加纳国内一种常见的餐厅名字，其含义从当地的契维语（Twi）中来，意指好的行动。如果把它用在餐馆行业，则可以翻译为“好餐厅”，表明这家餐厅将为顾客奉上好的食品和服务。一家名为“Man Must Wack”的餐厅更具用意。“wack”一词来自尼日利亚，是当地语言和英语相混合产生的新词，有很多含义，如“吃”“打”等。此店名出自西非很流行的谚语“人人都要工作”（man must work），表明这个餐厅对店主人的重要性。

此外，这些非洲餐厅的菜单食谱都带有浓厚的非洲文化元素，让光顾此地的顾客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非洲人很少吃蔬菜，他们的主食以米饭、fufu 为主。米饭采用蒸的做法，但是蒸得很紧致，成为饭团的形状。fufu 是真正非洲特色的食物，也称作 foofoo 或 fufou，是西部和中部非洲的传统主食。其做法是，通常先把木薯等淀粉含量非常高的根茎类植物在开水中蒸煮，然后用木杵用力快速敲击，打成非常富有黏性的一团，随吃随取，搭配各种汤食上桌。汤食不仅仅是汤，里面有炖好的牛肉、羊肉或是鸡腿肉，口味偏辣，这也是很有非洲特色的汤。这种牛肉汤、羊肉汤或者鸡肉汤作为配菜，和米饭或 fufu 搭配而吃。fufu 由于黏性很大，必须用手一点一点捏着蘸汤吃，所以这种“用五支筷子”的就餐方式成为了极具非洲特色的饮食文化。

除主食外，烤鱼、蒸木薯、炸大香蕉等也是非洲人很喜爱的食物。大香蕉名为 plantain，样子很像常见的香蕉，但是体积要好几倍。这种大香蕉糖分很低，富含淀粉，可以水煮、蒸或者炸来吃，也可以把大香蕉捣碎成泥，拌上不同口味的调料，很像土豆泥，但是口感没有那么细腻，还可以熬粥或者做汤，都有不错的口味。炸大香蕉如果一段一段地炸，那就是主食，如果切成一片一片地炸，就像炸薯片一类的零食一样，非常受非洲人喜爱。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只有在非洲本土才生产的木薯、大香蕉、调料等

食材原料现在却摆放在广州的菜市场里，任由选购，让非洲餐厅的厨师们非常方便就可获得制作传统非洲饮食的食材。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移民流动对移入国所带来的影响。

## 四 结论

目前在国内对非洲移民社群的研究还很少见，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并涉及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问题。首先，从国际关系视角上看，饮食习俗的国际传播会从不同的层面上影响国家与民族间的认知与理解。从移民社会学的角度上说，在异国他乡的饮食文化、餐饮习俗，往往是移民社群保留传统记忆、满足思乡情感、沟通同胞族群的重要工具，对在异国他乡形成移民团体具有特殊的凝聚与催化作用。移民群体通过共同的饮食习俗与特定场所，得以保持与原来的宗族、国家、社团的紧密关系，消解个体的孤独感与流浪感。其次，作为一种生活与精神的纽带，移民餐饮文化对于移民群体建构自己的社团组织，沟通同乡情谊、传递新闻资讯、强化族群认同，都有广泛的功能与作用。再次，移民进入新的国家与社会，需要适应当地环境，转变自身的生活方式，这会引发移民文化的适应性变迁。移民餐馆文化因而也会带上移居地的色彩元素。最后，移民餐饮往往并不限于服务移民群体。当地原居民或原住民成为消费者以后，适应原住民消费习惯的餐饮口味还是秉持自己的传统饮食特色，将在另一个层次上检视移民餐饮的本色化抑或本土化，所以移民餐饮文化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接触、融合与交流的过程，对移民社会和当地原住民，都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今天的广州，非洲餐厅已经成为在华非洲移民文化认同、族群识别的物质与精神符号和心灵家园，也成为中非文化交流的特殊场所。一旦这些非洲人结交了中国朋友，他们会带中国朋友去他们的非洲餐厅，向中国朋友介绍如何用手来享用他们喜爱的食品如 fufu，并盛情邀请他们的客人用非洲方式品尝非洲食物。

饮食在界定个人和群体的身份时不仅是美食层次的，更是文化层次的。这种界定对移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他们远离家乡，在异文化中寻求自己的身份定位。总体上说，非洲饮食和非洲餐厅将在旅华的非洲人群体

中起到一种黏合剂的作用。由于非洲饮食和餐厅的存在，非洲人群体在中国这一与自身迥异的文化圈中，加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加速了这个群体的形成演变。随着这个群体的增长，饮食将来也许会被赋予更深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方 圆）

### **An Analysis of African Cultur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African Catering inGuangdong**

**Enyu Ma:**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hip , the inflow of African immigrants to China is growing quickly. Based upon investigation of two African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 the author found that African restaurant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frican identity.

**Key words:** Africans in Guangzhou; catering; culture

### **Impact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Africans upon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Adams Bodomo:** Professor of African Studies , Vienna University

**Abstract:** Despite negative evaluation of the activities of Chinese i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China , overseas Chinese and Africans have been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Both sides should simplify immigration policy and off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so that they could contribute more to bilateral relations.

**Key:** overseas Chinese and Africans;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immigration policy; incentives

### **Softpower Deficiency in China's Diplomacy towards Africa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

**Zhifa Zho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s softpower construction in Africa is concentrated up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ideology apparently lagged behind , which has negatively influenced Sino-African relations. Accordingly ,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learn from and theorize its opening up and reform , and win the discourse power concerning democracy.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the theory of mistake-tolerant democracy emerged. Integrating